

# 1793

## 乾隆英使觐见记

【原著】  
【原译】  
【解读】

马戛尔尼  
刘半农  
林延清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致读者

1793年，中国无大事。

但是就在这一年，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清史和读历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——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，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。

这是“天朝上国”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，然而，英国的目的是为通商贸易，而清政府一开始却以为是弱国的进贡与朝拜，这就造成了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。

历史上记录这次事件的，有当时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写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，法国费加罗报主编阿兰·佩雷菲特《停滞的帝国——两个世界的撞击》等。

本书为马戛尔尼本人所写的日记，由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翻译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特请南开大学林延清教授作了解读，并搜集相关资料，添加了当页注及两个附录。解读文字附于日记之后。

马戛尔尼是位大学者，文笔细腻而生动，将这段历史描述得绘声绘色，鲜活而灵动；一百多年后，诗人、语言学家刘半农，在“睁眼看世界”的思潮涌动之下翻译出这本书，带着救国图强的目的，充满了励精图治的激情，半文半白的语言，翻译得精到而有趣味；林教授的解读，则是两百多年岁月后的沉淀和静观，用清澈的理性读出了历史的无限遗憾和沉痛，以供世人警醒和借鉴。

三支笔不约而同地在三个不同的历史坐标点上，就同一个历史事件写出自己的观点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版本。

编者  
2006年3月

乾隆英使覲见记

马戛尔尼  
刘半农  
著 译

# 序

刘半农

自西人航海东来，壮游之士，笔其闻见以告邦人子弟者，马可波罗而后，继起之书，已千五百余种。不佞庸余涉猎，所读亦六十余种，于中纰缪驳杂，肆为妄谈者居十一二，而摭拾浮言，结构一本臆测者居五六，要皆西人所谓“一点钟之书”，书朝出而夕可求诸拍卖之肆者也。外如卡尔女士《慈禧写照记》，濮兰德《慈禧外纪》之属，书虽不多，而或本躬历，或根考据。类能剔抉隐秘，道人未道，以补正史之缺，此掌故之士之所珍，足以流传久远者也。而吾尤爱《乾隆英使覲见记》一书。书凡三卷，英使马戛尔尼自述。凡纯皇之政见起居，内庭服御之侈靡，朝臣之庸贖，有司百僚之趋跄奔走，酬应供张之繁缛，编户齐民之活计疾苦，罔不按其目击耳食所及，一一记之，而于叩首礼之争执，诸家笔记记之未备者，陈述尤详。西人恒言历史之学，乃置白首于青年之肩，使述往事以诏来者。客夏苦热，吾初读此书，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，为吾

娓娓道乾隆遗事，旦而午，午而暮，不复觉热之来袭吾体。是吾译此书，文笔虽劣，而与吾有同好者，或不致遽谓是书为“一点钟之书”也。

尤有进者，濮兰德《清室外纪》有言，英使来华，所求互派公使，推广商业，议订税则诸事。中朝一不之许，但赐以文绮珍玩令归，故英使所得，文绮珍玩而外，仅有本人及随员之笔记而已，吾则谓此笔记之值，重于文绮珍玩为倍万，而重于所求诸事者，为倍亦百，盖自有此书，而吾国内情，向之闭关自守，不以示人者，至此乃尽为英人所烛。彼其尺进寸，益穷日之力，合有形无形以谋我者，未始非此书为其先导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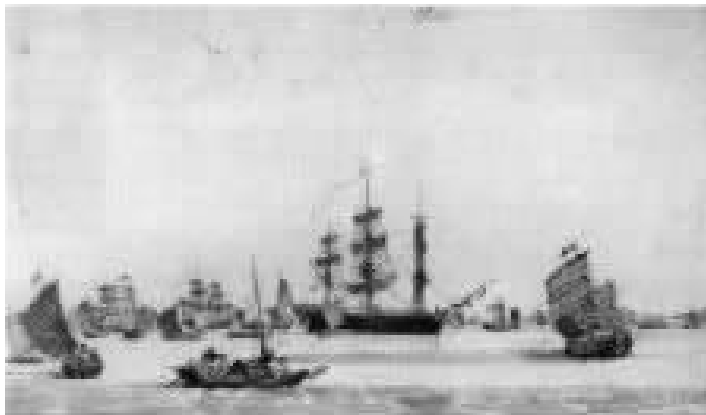
吾昔主某报，尝自西报译一文曰《华人古代之冒险精神》，为美使柔克义演词。内言十五世纪，明人与南洋诸岛，交际已繁，甚有远达非洲北部者。其坚毅果敢，殆不在西人之后。惜商人重利，不能属文；间有受帝王之命，往求犬马珍好，且以游记进呈者，又复志在媚兹一人，所记多荒渺无稽，参以神鬼怪异，阅之足令人大噁，而帝王悦之，谓其人多能，且加奖焉。是以华人虽自古即与海外通，而其茫然于海外实情仍如是也。柔氏之责明人者如此，彼有清一代，膺命出使者，奚止十数辈，所为书，亦奚止十数种，而一观其书，除庸盒笔记精核可贵外，剽袭陈说者有

之，但记宴游琐事者有之，已不能作，而令书胥为之者有之，甚至某使懵懂不解事，出洋考政，惧无以复命，阴属留学生数辈，为撰游记，而以千金易其稿，荒谬至此，亦能望其有裨国是耶！

彼西人记吾国事之书，虽千五百种，中精确者仅仅十之一二，然已弱人之国而有余吾国虚糜国帑，豢无数不辨菽麦之星使，而其归束，不过以无用之书，祸及梓氏，吾译此书，不禁感慨系之矣。

民国五年春江阴刘复半农父识

1793年6月15日, 礼拜六。吾船“狮子”号, 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, 向中国开行。同行者有三船, 一为“印度斯坦”号, 较大。余二船, 一曰“夏考尔”; 一曰“克拉伦司”, 均二桅之小帆船也。



停泊在舟山群岛前, 配备有 64 门炮的“狮子号”战舰。

19日 礼拜三。下午二时, 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, 其方向则罗盘中之“东北偏北”也。

20日礼拜四。晨六时，下碇于辣得郎海口。余命史但顿勋爵、密司忒麦克斯威尔、甲必丹麦金吐司<sup>①</sup>三人，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，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。

译者按：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，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，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，仅能按季往来一次，且必结伙同行，互相照应，故云然。

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，亦多在澳门，故报告而后，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。

22日礼拜六。下午，史但顿勋爵回船，言得澳门消息，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，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。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，以古稀天子之身，至政幕将闭之候。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，使使万里东来，共敦睦谊，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，至是而益增矣。因通令全国各海口，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，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。

译者按：《东华录》乾隆五十七年，冬十月，乙酉，上谕：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，据洋商蔡世文等禀，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啞唵噠啞等来广禀称，该国王

① 史但顿：现译为斯当东，马戛尔尼的副手。麦克斯威尔：使团的秘书。麦金吐司：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，“印度斯坦”号船长。甲必丹，即 **capita**，船长。——编者（若无特殊说明，后注都为编者所加）

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，未及叩祝，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，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，并译出原禀进呈，阅其情词，极为恭顺恳挚，自应准其所请，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，即在天津进口赴京。但海洋风帆无定，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，亦未可知，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，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委员迅速护送进京，毋得稍有迟误。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，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，但洋船行走，风信靡常，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。该督抚等应飭属随时禀报，遵照妥办。再该贡船到天津时，若大船难以进口，著穆腾额预备小船，即将贡物拨运起岸，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，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、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。将此传谕各督抚，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。

28日礼拜五。向归山岛（译音）驶行。因雾重天黑，与“印度斯坦”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。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



马戛尔尼

滔<sup>①</sup>，驾一二桅帆船“勉励”号驶往归山岛，令其游弋该处，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，俾与吾船相值。

30日礼拜。海面不见“勉励”号船之踪迹，遍问中国渔船，亦鲜有见者。此间中国渔船极多，数以千计，望之满目都是，碧波如镜，缀此无数小舟，至足观也。

吾船下碇后，即有一华人，业领港者，率其所属上船参观。此人虽业领港，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“狮子”船者，故觉事事新奇，称誉不止。

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吾“狮子”船体积既大，建造复迥与华船不同，故抵此之后，一时人人诧为奇观，谓极海陆工程之能事矣。尔时上船观者甚众，拥挤不堪名状。船上执事之人，初以自居客地，不能施号令于地主，听其自由登船，不加禁阻。后以登船者多逗留徘徊不肯即去，而未及登者复呼噪欲上，互相推挤。不得已，乃请彼辈看毕而后，即立时上岸，以便后来者得登船一饱眼福。此辈上船后，遂各处随意乱走，不问有无禁入之地，致船上水手大为所苦，然尚肯自守规则，未有野蛮之举动，于中有少数之人状貌粗蠢，若全无知识者，盖下流社会也。

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，彼辈立即俯伏于

<sup>①</sup> 柏乐克滔：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，“勉励”号船长。

地以至恭敬之状，向地皮亲吻数四。

译者按：以意度之，当是磕头，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，抑何可笑。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彼辈向地皮亲吻，起立，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，似谓汝辈外国人，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，悬其像于船中，殊足感谢也。

7月1日礼拜一。吾船与“印度斯坦”号、“夏考尔”号、“克拉伦司”号三船相遇。

自上月十九以至今日，无日不雨，无日不雾，天色沉黑如晦，有时加以风警，航行至此，困苦已极。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。

3日礼拜三。抵珠山下碇。

参考史但顿《出使中国记》曰：“克拉伦司”船下碇未几，即有当地之文武官员数人上船，询问一切。其中有一商人略解英语，为充舌人。余即问曰：吾船到此，鸣炮七响以为敬礼，何岸上答礼之炮仅有三响？彼言：中国风俗不论何事敬礼之炮以三声为限，三声以外，即为政府所不许。余又问：吾船开炮时，炮口平指，岸上开炮则炮口向上，何耶？彼曰：炮口向上，为防避危险起见。前此广东某英国船，曾以开放敬炮之故，击毙中国人二名，致开炮者不免于刑戮。

故吾辈小心谨慎，不敢以炮口平指。且吾中国风俗，炮口平指唯有击人，平时用之即为大不敬云。

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“克拉伦司”船，入城与当地官长商量，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，为吾船引港，以便开往天津。吾船停泊之处，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。



马夏尔尼和斯当东

7日礼拜。史但顿勋爵回船，与二引港人俱。引港人言：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，独“狮子”船体积太大，吃水太深，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。又言：庙岛地近登州，居北直隶海湾之入口，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，停泊之地绝少。自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。史但顿勋爵亦言：抵城后，得此

引港之人殊不容易。谓与当地长官说明来意后，当地长官即曰：吾等权力，仅能令引港者导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，复由次一口岸供给引港之人，如是逐节交换，至于末一口岸而止。史但顿曰：似此情形，旷时费日，于敝船殊为不便。倘尊处无引港好手能直导吾船至于末一口岸者，或宁波地方较大，商业较繁，必能具有此种引港之人，务请贵长官代向宁波雇用。

长官一闻此言，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飭各口岸优待吾船之通令，又恐不为吾等办理此事，吾船抵宁波后，向其上一级之长官言之，此当地之长官必受谴责。乃立允为吾船竭力设法，调查既久，始得二人。系前此自备船只往来经商于天津各口者。令其担任此责，即吾偕来之二人是也。

参考摆劳氏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吾初不料此间欲雇用一引港之人竟艰难至此。当地长官即允史但顿勋爵之请，立命兵丁多人，四出调查有无往来天津之人，有则拘之至一古庙中加以考验。一时此古庙佛殿之上，拥挤异常，然大都不愿前往。容色之悲戚，见者亦为下泪。考验而后，多以不合格一一遣去，则欢笑如释重负。最后始拘来二人，经验之深为同辈冠。顾二人前此虽经营海上事业有年，今则以经商致富，不

愿复有此冒险之举。一闻被选，立即向长官磕头求恕，谓吾方业商，吾苟远出则商业必败，而妻孥必馁，望长官怜而释之。长官置之不理，斥言：此系公事，若辈胡得推诿，今限汝一点钟之内登船服役，迟则治汝抗命之罪。二人知不可免，遂哭别妻孥，随吾辈登船。

然二人虽略有经验，而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，则殊形浅薄。逆料此去船上引港事宜，仍当自行料理，此二人仅足略备顾问而已。

参考：“克拉伦司”船抵珠山海港而后，摆劳氏以贪食未熟之水果太多，致患“霍乱”吐泻之症。其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余以骤感时症，往商当地长官，乞代办阿片大黄各少许，以资调治。而长官殷恳异常，立延一中国医生为吾调治。此医生沉默寡言，见我之后，初不一问病状，但以一手为我诊脉，两目注视承尘。其诊脉之三指，时而此轻彼重，时而彼轻此重，越十分钟之久，释余手言曰：足下此病，乃多食伤胃之物所致。余奇其言之神也，服其药一剂而愈。后此见人，每称道中国医生，挟有神术，非吾西方医生可比。而中国人复为余言，中国习俗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接手一事，社会悬为厉禁，以是尊贵妇女之患病者，即诊脉亦在所不许，但以牵线诊脉之法代之。其法病人卧

于内室，医生坐于外室，病人脉际系一丝线，引至外室，令医生执之，医术湛深者，可即线以知病也。

19日礼拜五。抵竹岛。竹岛吾尝闻之，庙岛则未之前闻，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谓庙岛者，即竹岛之误。

译者按：山东有竹岛，亦有庙岛，惟竹岛近岸而庙岛孤悬海心。引港人之言虽误，究未全误也。

夫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名词，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，则其航海之知识，已概可想见。无怪吾船离岸稍远或偶至海水较深之地，彼等辄战战兢兢以为不可；又无怪吾船破浪而进，不肯受风雨之阻，彼等辄摇首咋舌视为非常也。

参考《中国旅行记》曰：船中自有此中国引港人二名后，遂致终日喧闹不宁。彼等虽有一绳以探测海水之深浅，顾胆小如鼠，往往极安静之地，吾船过之万无危险者，彼等辄加以峻阻。以是船上执事之人，恒斤斤与彼等争执，为状至堪发噓。平心而论，吾英执役于船上之人，多预先加以训练，与以必要知识，且有一具高等知识者统带之。此辈则悉自下流社会出身，知识既无，所可自信者，但有阅历，虽其主张至觉可笑，而恒惴惴然唯恐偶有失误，亦不能深责之也。

20日礼拜六。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，启碇前行，数小

时抵登州府。数日来，天气变更无定，时而暴风骤雨、时而风定雾生。闷坐船中，至觉不快。入暮，约当下碇三小时之后，登州府长官到船拜见。其人为中国大员，一与我见，即言：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，优待贵使。贵使苟有所需，第在兄弟权力所能办者，当无不如命。倘贵使欲自登州府取陆路晋京，则车辆及一切装运之事，当由兄弟担任云云。余均颌之。此人年事约三十五六，颇精干善交际，与余琐谈杂事，历二小时始去。神意无倦，以素未谋面之人，而周至殷勤，乃如老友，是亦不可多得者矣。

21日礼拜。登州府长官遣人送礼物至船，计：牛四头，绵羊、山羊各八头，白米、红米各五石，麦粉二百斤，蔬果各数筐。余受其礼，配以相当之回谢礼物，付其使者携去。又有一引港老人，年纪已七十许，亦登州府长官派至船中，听候差遣者。此人言：每当西历七、八、九三月之交，北直隶海湾中，恒风平浪静，吾船此去，可无险阻。又言：为吾船驳运行李礼物之船只，今已停泊大沽口，一俟吾船到口，即可改登驳船，开往天津。好在各船均坚固宏大，不虞船中什物之损坏潮湿也。

23日礼拜二。吾船在北直隶海湾之内。北直隶海湾为黄海之一部，风浪甚静，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。黄昏时，吾船与“勉励”号相遇。此船抵澳门时，东印度公司之